

狂飆叢書第二

紅 日

沐 鴻 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狂飆叢書第二

第十種

紅 日

沐 鴻 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

1929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再版

書 名 紅 日

作 者 冰 鴻

發行者 趙 南 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印 數 2001—4300 冊

版權所有 不 許 翻 印

定 價 大 洋 八 角

郵 費 外 埠 函 購 加 一

總發行所 泰 東 圖 書 局

紅 日

一

C有信來，催我到P京，想來P京的風光，或者明麗點，但也怕是個夢。但我却斷定C不會有平和的夢，而夢必然是“魘”，無論他住在怎麼光和的境地

於是我發見他信中重要的節略了。

——想去W湖逛逛，但W湖不較P京更平凡了

嗎]這裏還有風的怒號,沙的飛走;湖上呢?牠僅給我些下流的婦人的感覺罷了。我絕了拉我遊湖的朋友了,雖然我仍不免疲倦。

——……Z 弟說:巴黎真好!因為女子們壞的透澈澈……巴黎沒有一個人從容無事地過日子,他們興興頭頭,都好像吃上了毒藥,……最後他說‘我們的武器造成了!’

‘呵呵!武器造成了嗎?’我看了C的話,我發怔了。

C催我到北京,大概Z 弟也快歸來了。那方將有一個會談——第一次會談。我們將開始手握炸彈了。於是我無端哀泣,摸索了一頓參參的短鬍子,歎息我散漫的生涯。Z 的歸來,於我好像過了一百世的。

我計點我的舊稿,想把牠寄給 W 我拋棄一切,將寄我於最後一剎那的狂熱的快樂裏,但我却無端愛惜這些廢紙,廢紙嗎?我想牠該會變成“我”的

第二，W 與我同居，很短促；我最貧乏，並沒有贈賄她些什麼。呵呵！廢紙！你代我在愛人前致意，你便作了她的愛的最後的代價吧。

我噓唏着，將廢稿捆成一束了，我將題牠以甚麼名字呢？那除過“I and W”三字之外，更有最妥當的麼？但我終於寫了四字，便是“生命的花。”

我於是廢然頹倒了。很長的時間裏，我不知道什麼好像 Z 弟在國門外喊叫了，好像他的客裝甚重似的，在叫他的朋友們去招呼了。然而我明白地知道，他除了一顆煉就的強的心靈，和兩隻比較獸爪同刀刀更厲害更有用的手掌之外，一些都沒有甚麼。

W 距我有三百里，C 距我有一千多里。但我一日之間，能見了 C，五日之內見不得 W。我想給 W 寫最後的信了。她見過 C 和 Z，她給他們手烹過菜。如果我拋棄了她走開，她定能找到我的踪跡在 C 處。我將怎樣寫一封信去迷離她的眼睛呢？

呵呵！繩索呵！你縛上我心上來了。愛與死的神，

都臨在我的頭上；然而我將離開愛神的香吻，而走上死神所示給我的短促的路上了。也許這路是不足踩顧的，但於我除此之外，更有甚麼較可走的路呢？

我不死，然而民族的魂死了，人類的魂死了。我應當計較得甚麼是重，甚麼是輕呵！

讓仇敵站立在我們的頭上麼？讓仇敵哈哈大笑我們在腳下掙扎的醜態麼？讓仇敵屢屢鬧出些欺人的把戲，試給我們看熱鬧麼？夠了！夠了！我們嘗過滋味來了。

W 呵！我應當和你作最後之別了。愛是甜的，然而仇敵會將我們的愛弄成酸辛。我不是孩子，我應當一顧我們的後路了。去了！愛！我去了！

我開始展開一幅白紙，給 W 去最後的信：

——戰的神需要我，死的神需要我，愛的神需要我。

——我將跳進愛神溫柔的懷抱！我將去踏戰

神偉大的足跡[W]，這於我成爲最後的問題了。我想以我的全心的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使牠不至淪入錯誤。

——你的愛，我領了。可敬的我的愛人！但是我認識愛是無限，我不能領你的愛至於終盡。有敵向我們射擊了，我爲愛要拋棄了你，衝上前去。

——呵呵！愛人，多麼可怕的時光呵！你去後又夏天了。整個兒整個兒的年頭，幸福都被敵人吞了。半個人生過去了，我們仍離開幸福。我們永遠是幸福的被棄者麼？呵！不！幸福是件東西，當牠被失却了時，牠仍戀着主人。幸福是將爲戰士取奪回的。

——你讓我去罷！就這樣你把我當作不死的。如果我的血肉橫飛時，我的魂將回歸到你的愛的軀壳裏，永遠住存。

——我們已有幾個朋友了。大概生命在我們，都好像一串光珠似的。我們愛惜光珠，然而也喜歡把牠送給所愛的人類。我們愛生命，自然也會拿生命去換更大的愛。

——更大的愛麼！那是一件重重包裹的紅光的鏡子。人類要死多少，然後有紅光發現在他們的同類者的心坎上呢？就是爲這般蠢事，我們朋友們的心動了。

——撥刺刺地空中不絕地發起響時，我們的短小的使命盡了。什九便因此你再不得見我的面，但你却須對我慶賀！

——話多了，反好像一句也沒說似的罷！愛人！這片紙你珍藏着吧！牠將成爲我最後的手跡了！祝你幸福！

你的愛，B。

我一口氣寫完了這信，不禁地欣欣然了。好像已卸却一肩的担負而恢復了強健。我自由了許多！愛神座前的香火，我收拾乾淨了。我想給C一個回覆。

二

今天的天境很光亮，我預備走。

我向誰通知呢？好笑！我向誰通知呢？……

提着一根手棍，我走上T埠的南門。呵！久違了！我是多麼固陋自喜的人！身居T埠十年之久，却沒有三五次到過這熱鬧的所在。放眼四看，往來的人都令我發笑。真是誰知道誰將幹些什麼去呢。只是太可憐的一般蟲豸似的蠢動着，那裏知道有火彈將從夜中擲到他們屋上呢。

“好！好！”我冷笑着，“讓你們再作幾日和平的夢吧。”

火車都都的吼，我跳上火車了。

車上擁擠的利害。我却佔了一個三等車整個座位。也許座客們看見我蹇傲的樣子，不好意思爭鬧，我只閉着眼不知思索些甚麼……

忽而我回頭望着將別的T城發了怔：

——T埠，呵！富麗的城池。我們分手後，我如有重見你的壯大的象貌時，你的壯貌也許被我驟遽紛釐了。不然，你也將壓折了我了。

你耗費過多少巧工藝匠的創造的苦力呢？但
你又庇過多少地痞壞蛋們稱霸稱王。區區的殘瓦
破椽炸毀了，足以償你的罪過否？……

——你是不必怨而且不容恕的。奸惡之徒，是
你的心肝，你包藏在裏面。權力被你囚幽了，送給我
們的敵，好！今日別了，我跳出你的包圍，你應該察覺
敵人的逸去而事準備了！

我望着T埠的城終於冷笑了，但牠也冷笑着，
仍不失其從來睥睨一世的雄慨。呵呵！頑強的敵呵！

好像思索過度似的，我疲倦了。我掉頭望着東
南微微地點了點頭，想到我的那一封信，快走到
W手中了。但她現在的確還未接讀呢。我噓唏了一
下，掉頭回來，便閉目假寐去了。

這樣地我被拖向我的目的地去。

假寐裏聽着火車扎扎地前進。牠是如何的健
步呵！“可讚美的奴隸！可讚美的奴隸！你馱着我和
我的使命，而不覺到沉重嗎？你從前的担負，不過平

常又平常……幾套空虛的軀壳罷了。然而你今後要
担負新的重載了。在我們會談之後，我們將和我們的
使命，一並不時的來往在你的背上，可讚美的奴
隸呵。”我這樣想着。

我稍稍地睜了睜眼，只見座客們都在疲倦地
打着盹。真個好像沒有甚麼事情將發生似的，平和
游逸的一番情景！其實有甚麼事將於火車中發生
呢？沒有！真沒有！可憐人們是不會用眼望到較遠的
暗處。

“去罷！可恥的像貌！”我閉上眼睛了。

太行山是多麼峻美呢？一座石不堞的金城！我
走在牠的足下，我穿過他的腹中。天地的壯觀，我見
到一角了。我將如何享受這剎那的自然之美呵！

我望着遠遠的東北方的濃白的雲，我想見C在
一座城外的大道上，停着探望我。他是多麼火熱與
急切呵！呵！C！你需要我，正同你需要另外的一個你
相似麼？呵！我去了！

甚麼有甚麼要緊呢？我的心境冷了，C，我們只做得破毀，趕不及建築了。讓後來的人，從那破毀的痕跡裏，找到我們遺留下的建築的精神吧。我們且先挨幾番笑罵。

我又想到 W，我想她距我該有七百里了。但我忽然覺得我不應想念她。似乎另有更重要的教我想念。這是光榮麼？不。是責任麼？不。呵呵！我們將為創造而拋棄了愛。這原是人生的永遠的一幕悲劇呵！

車呵！你拉我向創造者的墓堆中去吧！

三

渴想的 P 城到了。今天是第二日。我住在距 C 五十步的一個小客棧裏。清靜極了，並沒有甚麼人往來的紛擾。

C 說 Z 歸國已成行了，早有信來，祇是不見他的身子歸來。我想那也許 C 的心太急切了吧。巴黎到此，也有個相當時期，Z 的信尾，寫明付郵的日

子，不過距今快半月了，那裏能飛來呢。

今晨我預備些汾酒請C吃。他最愛這個，是他近一年來的脾氣。C作些小品文字，總以酒後爲得勁。他昨夜還對我談詩。他說斷曲和短句，倒適用於我們。一句斷曲，也好像一顆炸彈似的。誰耐煩哼吟吟，鬧得心軟骨懶了呢。

今晨他來了，帶着一頂多皺褶的軟便帽，頭髮長的齊眉，我笑說：“髮該理理了。”他也笑道：“喝完酒同你理理去。”

我們斟着酒，慢慢地喝。悠然的一服沈悶的感覺，透出我的心表。我說道：“C，你的酒量長進了麼？”仍是一斤把半的肚子，說不到長進。”他漫然答應着我。我斟給他一杯熱酒說道：“你喝盡這杯，我給你唱曲歌子。悶得好厲害呀！”他於是一口喝乾了。

我偏身躺下去，吟吟的我的心在衰響着。我歌道——望白雲，白雲如粉天如鏡。

望紅雲，紅雲如燃天如焚。

白雲紅雲攪一團，

燦爛羣花天空橫。

C 聽我唱歌了，便斟酒給我。我一口食乾，又唱道：

誰是游仙子，給我雙翅膀。

飛上天空掇雲霞，頂磨萬仞之蒼蒼。

我略歇了歇氣，接唱道——

不見仙子吾放歌，痛哉吾行之蹉跎。

白雲紅雲悠悠逝，吾將追之何處及！

C 很興奮，對我淒笑道：“歌子還壯，我再乾一杯，聽你的尾聲吧。”他又斟酒在杯裏了。我噓了口氣唱道：

歸來兮…Z 弟！手携炸彈歸故居！

故居不得居，請君隻手破毀之。

破毀之，無子遺，莫使灰燼因風起。

吾願爲君作前驅，頭顱一擲塵沙裏。

憑君光明手，葬吾乾淨地。

C 未待我唱完，便覺有些惘然了。他的熱淚，下滾在酒杯中。我只覺得悲酸的侵襲，好像黑夜似的，

包圍了我。我們沉默了好一陣。

“創造的悲劇！就是我們的命運呵！”C終於破顏微笑了。我們一直飲酒，飲到昏醉，傾倒的境界。

四

今日C又來，拉我去訪一位朋友P。當我們到了P門上時，我們看見P在門頭瞻望了。他迎着我們，微微的笑問C道：“他是B麼？”C點頭笑着，我們便走進門去了。

P的住室，仍然是簡陋的獨角屋子。空氣很陰黯。似乎他是討厭那光線無端輕薄地射入，在床上和書桌的空隔，幕了一層很深色的布幔。夕陽投注在布幔上，只射出輝煌的閃爍，作了暮晚的象徵。

我們躺臥在這樣狹窄的床上。P遞給我和C兩支煙捲，而他自己也抽起一支。煙騰騰地繚繞起來，一陣我們三個已都隱失在煙的背後了。

“晚了罷。是麼，B，你日昨下了火車？”P的聲音。

“是。”我的聲音。

“我已嘗到汾酒了呵。”C的聲音。

“哈，汾酒帶來了麼？頂上的麼？”P驚喜地追問我。

“C知道，他已醉過了。”我笑應着。

“這算你來見未曾觀面的朋友的禮物呢。C的酒量較我大些，莫不他已一股腦兒喝傾了吧？——”P很興奮地高笑着。

我坐起了。審察了一回P住室的細緻。在書桌上，並沒有很多的書，空白的紙頁，和墨水鋼筆狼藉在一塊。一切祇是說明他是個流浪的人。破損的剝盡物飾的屋壁上，有幾段未完的詩樣的文字貼着在。

在我們這般狂人的友情，真是奇特荒誕！不見面可以神交的，不握手可以知心的。我們互相了解到各個的心情和熱力在如何彈調。比如P，這個短小精悍的影像，二年前已由C刻劃在我的心鏡上了。今日呢，投射到我的心鏡上的，仍是一個強光的。